

朱斗文公馆：“又袋角朱家”曾无人不知

文章正元

康定路759号有幢欧洲古典风格的老式洋房，过去是豪门世家朱斗文的公馆（俗称“朱楼”），现在是上海市静安区政协的办公楼。

“朱楼”占地面积6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468平方米，绿地面积500平方米，建造于1926年，属坐北朝南的独立式花园住宅。建筑体现欧洲古典风格，砖混结构，体量大。房屋为两层（假三层）。主入口朝南，正中有圆弧形门廊，西侧有线条优美的雨廊。二楼亦为圆弧形阳台，二者浑然一体，4根圆柱形巨柱由底层直至二层，三楼为花瓶式栏杆露天阳台，斜坡红瓦，屋面有4个壁炉烟囱，实现立面平衡和对称风格。装饰细致，空间处理活泼。在东立面另设一入口，有挑出门廊，门为拱券式，此门廊上方为花瓶式栏杆的露天阳台。内部装饰十分考究，做工细致。园内树木葱郁，花草遍植，别有韵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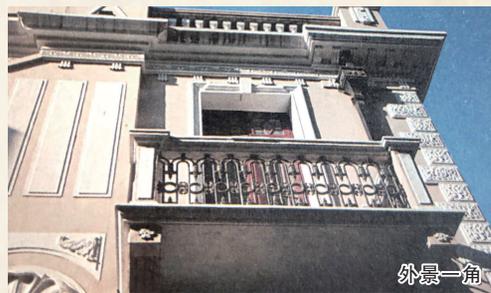
朱斗文的祖父朱鸿渡，原籍安徽泾县，在上海捐了个道台后，在李鸿章、盛宣怀的帮助下，各注资本50万两白银，1894年创办了静安境内第一家近代工厂——裕源纱厂（即上海第四棉纺织厂）与裕通面粉厂，直至全国各地都建立分号。经过他的一番经营，至朱家兄弟分家时，六兄弟每人得到遗产1000万两，还不包括不动产。当时的“又袋角（淮安路640号）朱家”，上海的老一辈可说是无人不知。

1894年报载：

“朱道台（鸿渡）在本埠麦根路（今淮安路）正在兴建的裕源纺织厂，将安装纱锭25000枚，一切所需的机器均购自英国波尔顿的道卜输送机厂。其中发动机是一架700匹马力的康里斯机，购自波尔顿城的席克·哈格里夫斯厂。机器的购买，均假本埠的瑞生洋行之手……麦根路的这个纱厂将全部安装电灯，并安装水龙消防设备，使它不致像上海织布局那样发生火灾……”



朱斗文公馆



外景一角

中国的近代工业史料如是记载着朱鸿渡的创业实况。1906年，朱鸿渡邀来同乡胡朴安（1878-1947）到他所办的裕源纱厂当会计。几年后，胡朴安参加柳亚子的“南社”，并从事新闻事业，遂成为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、诗人与学者，一生著述丰富。胡朴安旧居位于康定路947号。1918年8月，裕源纱厂以82万两银子代价转售给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，改名为内外棉厂；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改名为上海第四棉纺织厂，主要生产纯棉普梳、精梳棉纱和涤棉棉纱及直贡、横贡系列产品和小提花装饰布等织物，畅销国内外市场。

朱斗文的父亲朱幼鸿，继续扩张父业，在上海开办了裕通面粉公司、裕泰纺织公司，在南昌、南京、武汉、天津等地也陆续办起了工厂和贸易公司。当年，朱幼鸿全家都住在工厂里，以厂为家，每天晚上还亲自巡视厂房一周。但他在1925年去世后，儿子们就在厂里呆不住了，各自在新乐路、霞飞路（淮海路）等上好地段购地造屋，于是也就有了朱斗文的这幢漂亮的花园洋房。

1926年，朱斗文的十弟朱如山（世称朱十）的婚宴，就在此楼前大草坪上摆下200桌酒宴，整条马路被来贺者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，为当时上海滩特大豪宴之一。

朱斗文是朱家大少爷，喜交多路名流。杜月笙与朱家兄弟都有往来，到朱斗文花园来多半是来看戏的。他们坐在小楼底层的平台上，看绿草地上舞动的红男绿女，自是别有一番情趣。朱斗文与老乡刘晦之（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）在一起多是谈论安徽掌故和文物收藏，所以他的客厅里也陈设了许多青铜器和古字画。朱家公子都是戏迷，常在院子里通宵达旦地唱堂会，自家也粉墨登场。朱鸿渡是第三代中最小的一个（排行第32），即为创作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，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，在他长达数十年的音乐创作生涯中积累了一大批老唱片、盒带、开盘带及录像带等珍贵音像资料，捐赠给了上海音像资料馆“名人名家作品库”珍藏。朱家小姐中有一个叫朱联芝的，嫁给史量才的儿子史咏康，后来去了美国。

朱斗文父亲逝世时，朱家产业已渐萎缩。到朱斗文时已近中落，到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，朱斗文搬家离开了这座花园洋房，吃定息过日子，于1966年5月去世。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荣华显赫之后，当年盛宴杯盘狼藉的情景如今已是无处寻迹了。但建筑的眉宇之间，那种大富之家的从容内敛，在今天的使用上倒也可见一斑。

（内容摘自《静安文博钩沉》）

【消逝的蒋家巷】 剃头师傅与小皮匠

文 吴琦幸

“

想要写一些蒋家巷这条弄堂奇闻异事的念头由来已久，这个地方沉淀着我太多的记忆，因为它代表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原型和所思所想，其中很多东西虽然消失了，但是它的那种完完整整地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1世纪伊始的经历，将来再也不会有了。如果蒋家巷的老人看到，对于其中的真实性和历史性能够会意一笑，那么我这个出生在蒋家巷的人就满足了。

”

蒋家巷中最有名的人大概是剃头师傅老刘了。

几乎每个大人小孩都认识他。他高高的个子，胖乎乎的脸，宽阔的额头，梳着那种往右推的发型。两边堆起来小山似的头发，中间有点秃，秃得还有点亮，身上穿一件不太洗的白色大褂，正是这件白大褂突然使他的工作高尚起来，使人搞不清他究竟是医生还是剃头师傅。

打我五六岁认识他起，就见他永远笑呵呵的，在他的剃头摊位前忙碌。老刘会说一口并不纯正的上海话，似乎是那种苏北口音。而蒋家巷的人叫老刘也是用那种带有北方口音的“老刘”，那个“老”字的发音是第四声。他的剃头摊位就摆在蒋家巷弄堂的中间，一个脸盆架，架上搁着一个掉了不少搪瓷的白脸盆。还有一个挂在电线杆上的旧皮包，里面是他的剃头家伙，像一块醒目的招牌在弹格路的弄堂中张扬。

中国的小孩都有不肯剃头的习惯，据我的心理学家朋友研究说是因为小孩子多动，一到了剃头师傅的剃刀之下，要有好几分钟时间无法动弹，很不舒服。还有的小孩看到剃头师傅拿出明晃晃的剃头刀具，会不知所以地害怕起来，甚至于习惯性地恐惧。后来蒋家巷有的家长吓唬孩子，也常常会说，“你再哭，我就

送你到老刘那里去”。搞得小孩更加害怕剃头了。

我也不喜欢剃头，等到头发长长了，都是妈妈叫着，“到老刘那里去剃头”，有的时候不肯去，被妈妈拉着逼着送到老刘那里。

一到了老刘那里，包括新生儿，不管多害怕剃头的小孩，都会被老刘乖乖地制服。他对付小孩确实有一套，再调皮捣蛋的小孩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有着多动症的小孩，到了他那里，都服服帖帖。老刘一脸灿烂的笑容首先就影响你的情绪，他和蔼可亲地，轻手轻脚地为你围好围脖，开始工作。他特别会逗小孩，一边讲笑话，分散小孩的注意力，一边在小孩子杀猪般的叫声中剃好了头，而且是保质保量。剃完之后，顺带用他不太换水的脸盆为你洗头，最后还要在小孩的头上笃笃笃敲三下，一边念叨着：“新剃头，打三记，不打三记触霉头。笃笃笃。”妈妈带小孩满意地离开前都不会忘记笑眯眯地拿出一毛钱给老刘。

我妈妈说我一出生就在老刘那里剃头了，是个老客人。后来从幼儿园到小学，我经过蒋家巷老刘的剃头摊，都要跟他打打招呼，像是老朋友一样，老刘永远笑呵呵地回应着。

还有一位蒋家巷的老熟人，就是小皮匠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家门前有了一个皮匠摊。这位小皮匠实际上就是住在我们楼上的一个邻居。

小皮匠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，每个星期几乎是七天工作，比现在的“996工作制”还要拼命。因为我们家门口是交通要道，人来人往不间断，小皮匠的活儿干也干不完。

他为鞋子打桩子，先要从整块猪皮上切下一小块合适的料，他用的是一把宽背的亮晶晶的弯刀，每次使用之前总要把刀刃在头皮上刮一下，再刮一下。我看着那把明晃晃宽背的刀在小皮匠青色的头皮上刮，刮到发红，真担心他的头皮会刮开花，但是从来没有。

有一天，小皮匠还真的出了点事，他用那把宽背的切皮刀把自己的手割破了，于是连忙来到我家灶披间讨点红药水。我妈妈急忙从橱柜里找红药水给他涂，就在忙乱中为小皮匠涂红药水的时候，小皮匠看着伤口，看着看着，那矮小的身子竟然无声无息地倒下，昏了过去。我们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。还好我妈妈知道对付昏过去的人要掐人中，死命掐鼻子和嘴唇中间的那一部分。不多久，小皮匠悠悠地苏醒了过来。他的乡下老婆和儿子这时才刚刚从家里赶过来，把小皮匠扶了回去。事后小皮匠告诉我们，他会晕血，看到血就会恶心想吐，甚至于昏倒。第二天小皮匠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地那样，继续坐在他的摊位上打鞋桩，只是左手的中指上包了一块白色的纱布。

没有多久，他们一家搬走了。